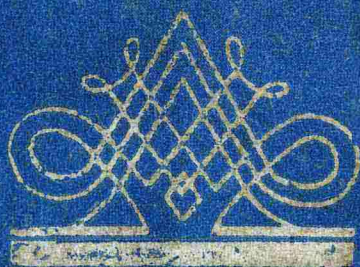


作等瓦摩非托·拉蒂斯

譯 文 鄭



# 子父夫托維斯



行印店書北東

# 斯維托夫父子

斯·托·非·摩·瓦等作  
鄭文譯

東北書店印行

---

## 斯維托夫父子

1949.4.初版

作 者 斯蒂拉·托非摩瓦

譯 者 鄭 文

出版者 東 北 書 店

印刷者 東北書店印刷廠

---

總店 瀋陽馬路灣

分店 瀋陽 哈爾濱 長春 齊齊哈爾 吉林 牡丹江

佳木斯 安東 四平 錦州 承德 北安 瓦房店

---

哈.5000

## 小 記

這幾個短篇故事是在去年七月開始譯的，那時，我軍正處在不斷勝利之中，捷報天天傳來，大家都爲着這偉大的勝利所鼓舞着，過去的艱苦鬥爭已經取得了牠應有的代價。但是讓我們回憶一下過去，回憶一下那最艱苦的歲月，我們應當永遠記憶着那些爲人民事業鬥爭而犧牲的烈士們，記着那些被反動份子屠殺的受難人民。因爲他們用自己的血與肉換取了鬥爭的勝利。

與此相同的，是蘇聯的人民，他們也是在與德寇經過殘酷鬥爭後而獲取了勝利，很多勇士爲祖國捐軀了，很多戰士在戰爭中失掉了自己的家庭，自己的親人，但他們毫無怨言，蘇聯人民以自己崇高的社會主義品質，以自己無比堅強的意志與團結戰勝了德寇。本文中譯的幾個短篇故事便是描述蘇聯人民如何在艱苦鬥爭中獲取祖國的勝利，「一個英雄之死」中，蘇聯戰士蘇魯可哈在戰場上身負重傷，但他卻沒有絲毫沮喪，相反却感到在自己死前沒有爲人民作更多事情而感到悔恨；「斯維托夫父子」中，娜塔莎的丈夫在前線犧牲了，但自己却以最大熱情撫養着丈夫從前線撿回的孤兒瓦斯亞，並使其父子得到團聚，蘇聯人民在戰爭中變得更堅強更團結了，這是他們能够勝利的重要原因之一。

因此我覺得學習蘇聯人民在戰爭中的崇高品質，學習中國人民在三年鬥爭中的偉大事蹟是非常有

意義的，我翻譯這幾篇故事的動機便在於此，因為我覺得蘇聯人民的事蹟和中國人民鬥爭的情形極相類似，在東北，由於蘇聯紅軍的英勇作戰，才使東北得到了解放。但因為去年南滿整年處在緊張的戰鬥中，加以自己能力所限，故這幾篇蘇聯故事的翻譯，還存在很多缺點和毛病，希望同志們多加指正。

翻譯這幾篇文章時，我正在遼寧工作，那時，「鴨綠江」月刊要我幫助翻譯點東西，我自己也便勉強的擔任了，着手翻了幾篇，但其中「斯維托夫父子」是發表在吉林「文藝月報」的；「一個偉大而平凡的戰士」則是在安東「生活」雜誌上。翻譯時梅河正處在敵機經常轟炸中，當時遼寧文協及鴨綠江文工團很多同志也積極幫助整理稿件，其中令人可哀的是文工團幫助整理稿件的富玉雪同志，便是在七月為飛機轟炸而犧牲，這是值得追念的。

以上是我的一點小小說明。

鄭文

二月十六日

## 目 錄

|                 |    |
|-----------------|----|
| 斯維托夫父子.....     | 一  |
| 一個另外的生活.....    | 一四 |
| 一個英雄之死.....     | 二二 |
| 一個偉大而平凡的士兵..... | 二九 |

## 斯維托夫父子

斯蒂拉·托非摩瓦

忽然外面有敲門的聲音，娜塔莎跳起來，用一張報紙蓋住西爾吉的信。

『進來吧，進來吧。啊，是媽媽……』

『爲什麼你一個人在這黑的地方坐着？』

比拉吉亞·葉高諾夫娜問着走到桌子邊來，信封的角從報紙底下露出來了，比拉吉亞·葉高諾夫娜轉過去，假裝沒有注意到，她的臉上顫慄着。

『現在還並不很黑，媽媽。』娜塔莎說：『我喜歡黃昏。』

『這有什麼喜歡的，屋子很黑呀！你爲什麼不出去散步呢？現在你看外面多麼好啊，而且是這麼暖和！你在屋子裏呆着整整一個禮拜天了，不要再呆了。』

『但是你呢？』

『在我這年紀就不一樣了，我的腳已經不管用了，我也不喜歡在屋子裏邊呆着。』

母親的眼光向從報紙底下露出來的信紙很快的掠過了一下，娜塔莎的臉變紅了，把信紙拿出來。

『媽媽，我對你沒什麼秘密，這是西爾吉的信。』

媽媽用她的手臂抱着娜塔莎。

「親愛的，西約沙是再不會有了……讓我們說什麼呢，謝謝你對我的誠實……」

「這對我有什麼好謝呢？西爾吉對我比生命還重要，我永遠不能忘記他，我不能忘記他！誰能比你明白的更多呢？」

「真的，我的孩子，我是他的母親：這個傷痕在我心裏永遠不能醫好，人們都對我說：你有兩個孩子和一個女兒，他失掉了你不會很難受，但是我說你們的手指要是被切斷的話，你們該會疼痛的多麼厲害啊！」

「但是我整個的臂膀也殘廢了。」娜塔莎低語着。

「不，好孩子，你不要說這樣的事情，活着的人必須想怎樣去活。讓西爾吉的回憶藏在你的心裏吧，但是不要忘記怎樣生活，生活現在是很重要的。爲什麼？假使每一個人都犧牲了，將會變成怎樣呢？一切都會粉碎……」響亮的門鈴聲打斷了她的話，母親站了起來。

「媽媽，坐下，讓我去！」

「不，孩子你坐着吧，自從和你爸爸在一塊時每一次都是我給他開門，我願意一直開到最後。」

在門口她轉過來說：

「把那個信拿起來吧，娜塔莎，不要再讓父親苦惱了。」

娜塔莎把西爾吉的信放進裏邊的屋子，轉過頭來聽。是的，確實是父親。母親從來不會弄錯的。

——她常常能認出父親的門鈴聲。

「我也能認出西爾吉的鈴聲，假如你真是愛他的話，會常常都是準確的。」娜塔莎沉入到默想裏面。當他最後去看西爾吉的那一天。也確實和今天一樣是一個晴朗有太陽的日子。她和他留在前線上，在他的部隊裏待了差不多一個禮拜。

在那兒她第一次看見瓦斯亞，這孩子給蓋斯塔波打壞了，西爾吉在一個小村子裏面發現了他。

「在戰爭完了以後我們要讓他過繼，娜塔莎。」西爾吉曾經說：「但同時要把他帶回家。是的，還要告訴父親要特別照顧他……」

她永遠不會忘記他從前線回來的那一天，父親還在工廠裏，閉門的聲音把母親帶進了屋子，娜塔莎向著母親走去。

「媽媽，怎麼樣，媽媽……」

「沒有，什麼也沒有，我看見你真高興，年紀已經使我衰老了。」她抱著娜塔莎說：「你不要勸我，你沒有寫……我不能不想：告訴我，你看見西爾吉嗎，他活着嗎？」

她的聲音破碎着，她看着娜塔莎，好像她希望她用眼光來回答，而不用一個字。

「活着的，媽媽，活着呀！」娜塔莎得意的叫着。——我在他的隊伍裏住了整整一個禮拜……」母親的嘴唇戰慄着。

「好，讚美上帝……」

門口上一個人的閃動吸引着她，娜塔莎向四處看着。

「瓦斯亞，來見見你西爾吉·伊凡諾維奇的媽媽。」

一個小的瘦的身體從門口離開，這個孩子膽怯的、猶豫的向前走着，從他的低低的眉毛下望着比拉吉亞·葉高諾夫娜。

「這就是西約沙寫信裏提到的瓦斯亞，你不記得嗎，媽媽。」

娜塔莎把她的手圍着孩子的肩頭，把他引到老太太面前。

「啊，天哪！他這樣瘦啊！……你說的就是他嗎，那你帶他去吧！」

「是的，西約沙說戰爭以後要他過繼。」

但是這孩子却迅速的跑開了。

「我不，我不過繼，」他不高興地說：「我……有我自己的父母。」他的淚珠已到了眼邊了，但他又忍了回去。「我不要再任何別個人。」

「現在還說這個，瓦斯亞，我們愛你而且所作的都是爲了你好……」

「我不需要爲我好。」他固執的說着，也不看娜塔莎。「你不能把我從我們一家分出去……」

「好，」比拉吉亞·葉高諾夫娜說着，用她的手撫摩着孩子的頭：「沒有人違犯你的意志來過繼你，這是部隊的司令官斯維托夫中校的命令，要你到這兒來，你的事情就是要服從他，這是軍隊的紀律，我們的責任也就是看着你高興的在這兒。」

娜塔莎熱烈地吻着她的婆婆。

「你多好啊……」

「這兒來，這兒來……爲什麼我們還在這兒站着，孩子們，你們走路回來應當去洗一個澡……」  
伊凡·比托維其很晚才從工廠回到家來，瓦斯亞則早已睡下了。當他聽到這孩子來了之後他發怒了。

「西爾吉真是瘋了，把這樣一個累贅交給他母親，要他過繼！噢，好麼，我喜歡……是因爲你自己沒有孩子嗎？假使你需要一個孩子，爲什麼要這樣小的一個……一個十三歲啥也不懂的要他幹什麼！」

「但是也許他並沒有什麼麻煩，而是一個好孩子……」

「好，好！我們知道他們是多好啊！」

「我們可以原諒你，伊凡·比托維其！」老太太插進來說：「他的父親在前方打仗，也許戰死了……他的母親被德國人蹂躪着……他是一個孤兒……」

「爸爸，西爾吉是多麼歡喜他……他要求你對他要特別好一些並且代替你……」娜塔莎的聲音戰抖着。

伊凡·比托維其聳聳他的肩膀。

「好，照你們那樣做吧。但是你們管不了他的時候，可不要來埋怨我啊！」

他高舉着步子走出了屋子。

「我們怎樣作呢，媽媽！」娜塔莎說。「西爾吉和我將會怎樣高興？……」

「現在不要走了也不要瞎忙了。父親在工廠作了整整十四點鐘，現在他累了，一定有很多事情使

他煩惱，而現在又沒有什麼可安慰他……但是在他的心裏他爲他所說的事情而就憂着。」

娜塔莎上樓之後，她發現在一個鐘頭前睡了的瓦斯亞却把衣裳又全穿好了。他的臉非常蒼白，嘴唇戰慄着。

「你爲什麼不睡覺呢？這是怎麼一回事？」

「我要走。」

「你上那兒去？」娜塔莎驚怕的問着他。「這多沒有意思呀。」

「這並不是沒有意思！」瓦斯亞叫着而且他瘦弱的身體因大聲啜泣而搖動着。「讓我離開，我並沒有要求你把我帶到這兒來。他不需要別人打擾，我要走了……」

當娜塔莎明白這個孩子已經聽見父親所說的話後她吃驚了。她慢慢把手圍着他，但瓦斯亞推開她跑到屋子外面去。在餐室的門口伊凡·比托維其的高大身影擋住了他的去路。

「你要上那兒去呀？」他大聲吼着。

瓦斯亞站住了，驚怕着。

「噢，你是個鷹嗎？要準備飛了？這會先到這兒來，讓我們談一點事。」

老人用手拉着這孩子，把他放到沙發上。

「坐下！」

這是多麼難以形容的效果加到瓦斯亞身上——這嚴厲的聲音，這眼睛裏和善的光輝，他順從着沒有說一句話。

「爲什麼你要走呢？」

「你自己……你說……我不需要一個累贅……」

「是那樣說的，是的！」伊凡·比托維其慢慢說着。「好，瓦西里兄弟，我沒有那種觀念……」他的眼光直視着瓦斯亞，而且似乎因他在他的眼裏看到的而滿足。

「你和我一塊呆到這兒，瓦斯亞兄弟！」他說：「我們將要成爲朋友，對嗎？」老年人把手伸給孩子，瓦斯亞猶豫的握着它，而且悲哀的望着伊凡·比托維其。忽然一個昏暈的微笑從他蒼白的臉上飛過。

「你很像中校同志，太像他了！」他緊緊用自己的兩手握着一位老年人的大手。

瓦斯亞雖然在世界上是一個很好的交際家，但他除過了遵守之外，却不能取勝於伊凡·比托維其及其愛子。

家庭會議中決定瓦斯亞要在秋天去上學，並且娜塔莎來教導他。但是她遇到一件難以克服的困難。因爲這孩子在兩年來都住在德國人佔領的城市，沒有能去念書，學業已經很落後了。現在他只能進四年級。

但瓦斯亞反對。

「我不和那些小崽在一個學校裏，他們會笑話我。」  
任何的辯論也不能轉移他。

「他們將要開我的玩笑。」他固執的重復着。

「那麼你要變成無知識的嗎？」伊凡·比托維其憤怒的問着。「不，兄弟，我們不能那樣！文盲對於蘇維埃聯邦是沒有用處的。你應當學習才能成為國家有用的人材，不要變成個懶蟲……」

「但是我會有用的。」瓦斯亞說。「讓我到一個職業學校去……」這樣便算決定了。

瓦斯亞很快的便引起校長的注意了。但是常發生的是在車床上的削截器常常壞了，而需要花很多時間去把牠磨尖。

「我想用一個削截器便足够了。」瓦斯亞對工廠的領頭人說，並且停頓了一下，他對他的鹵莽的驚擾所恐怕着。

領頭人很有興趣的看若

「一個，你說？然後呢？」

「這樣就只一半的時間磨牠們……當我們只有一個削截器的時候，我們只動一次而不是兩次……」

瓦斯亞，用一口氣把所有的話說完。

「很好，我們試驗一下。」

領頭人命令他們把這個鼓弄緊一點，而且只放一個削截器，車床開始動了，學生們注意的看若瓦斯亞改進的結果。

「很好，克里明可。」

領頭人緊緊的握着瓦斯亞的手，在大家的面前。

『你做的很好，瓦西里兄弟。』伊凡·比托維其說：『當這個孩子在晚上很得意的興奮的回到家的時候。』假使你就像這樣工作的話，你將要進步的很快，年輕人。』

從此以後，伊凡·比托維其，對於瓦斯亞的工作，非常注意，他經常到學校去和校長談，關於這個孩子的進步。自從西爾吉犧牲之後，他對於這個孩子更加注意啦。

三年過去了，一件重要的事情，發生在瓦西亞的生命史上——他被指定為工人中的負責人，校長把學生招集起來，並且說：

『同志們，你們大家都知道，我們現在的工作，是恢復我們的經濟建設，我們必須或將要實踐，斯大林的戰後五年計劃。』他忽然轉向瓦斯亞，『自從你在這兒工作以來，你作了很多有價值的建議，而改進了我們的產量，你都知道你的機器，你的工作同志都尊重你，不是嗎，孩子們？』

學生歡呼的同意着。

『因此，我指定你來負責，你明天應當招集你一組進行工作，想一想應該怎樣管理。』

『我將要試試，尼古拉·伊凡諾維其，我將要試試……』

過了一些日子，瓦斯亞從工作回到家已經很晚，他在過堂上走的時間比平常更要長，他在鏡子裏觀察着自己，並且把蓋在頭頂上不規則的頭髮弄光啦。

『瓦西加，我們等着你吃晚飯呢。』比拉吉亞·葉高諾夫娜叫着。『你在那幹什麼呢？』

瓦斯亞進到屋子，他很難忍住在他眼睛裏的高興，娜塔莎開始注意他現在已變得很高了，這個可愛的，長得很端正的孩子，已經沒有過去，她帶他在家裏來的時候的那種驚怕脆弱的樣子了。

「好，瓦斯亞，怎麼回事，為什麼今天來得這樣遲呢？」

瓦斯亞在走到桌子以前，他稍微停了一下。

「爺爺，」他說。他的聲音裏充滿了高興。「奶奶……娜塔莎姑姑……」

「感謝老天，把他拿出來吧。」

比拉吉亞·葉高諾夫娜興奮的問「怎麼回事？」

瓦斯亞順着口袋拿出一張報紙。

「看，少共真理報！」

他展開了這一張報紙，他們看見上邊有瓦斯亞的照片和一個大的標題：「年輕的領頭人。」

比拉吉亞·葉高諾夫娜和娜塔莎從桌子旁跳起來，跑到他的面前。

「奶奶，您把他揉壞了！」瓦斯亞叫着把少共真理報舉到他的頭頂上，然後把報紙掉了，把他的頭埋在老太太的懷裏。

伊凡·比托維其，從他的座位上慢慢的坐起來，把報紙拿起來，愛惜的把報紙弄平。

「年輕的領頭人……」他獨自聽了一下「在少共真理報……想的正是他！」

瓦斯亞很快的拾起頭來。

「你高興嗎，爺爺？」

「我誇耀你，我的孫子。」

沒有把他的眼睛從他的臉上移開之前，伊凡·比托維其把他的手放到口袋裏，拿出一個大的金殼

的錢。

「二十年以前，我因為工作好而得到這個獎品，」他說：「我寶貴牠像愛我的眼睛一樣……拿去吧，你應當得到牠。」

「但是……爺爺……」瓦斯亞困擾的低語着。

「拿去吧！」伊凡·比托維其說着，把錢放到瓦斯亞衣袋裏。「我很喜歡把牠當作一件禮物給你……」

「謝謝，伊凡·比托維其！」比拉吉亞·葉高諾夫娜說着，並轉向瓦斯亞。「並且，得謝謝你，孩子。」

她莊嚴的向每個人敬禮。

「這是這個月在我們這裏發生的第二件大事。」母親說「今天瓦西加已經使我們榮耀了，下一個禮拜將是父親在工廠工作的第五十年了……」

伊凡·比托維其的紀念日到了，母親一早便起來準備招待客人。晚上全家人都團聚在一塊，忽然門鈴響了。

「誰來得這樣早呢？去看看吧，娜塔莎。」

娜塔莎開門後，門口上站着一個高個子穿軍裝的人。

「斯維托夫在這兒住嗎？」

娜塔莎點點頭。